

第一章

天空好藍，亮得刺眼。

而她，來不及驚叫，就已經變成一隻折翼的鳥，從高空下墜了。

從來不知道，原來風能夠像一把刀，刮得人全身疼。

過去看人家玩高空彈跳，跳的人驚險刺激，看的人歡樂有趣。

但是她膽子小，從來不敢嘗試。

結果今天一個不小心，就上演了高空彈跳的戲碼，並且是在身上沒有綁安全繩索的情況下，生平第一回的演出……就把小命玩掉了。

也就是那麼一瞬間的事。

前一刻，她送小西瓜回家，踏進金星大廈，還跟小西瓜在電梯裡聊著下次上課要帶的東西，看著樓層顯示表的一排數字跳到十三樓，等電梯門一開，她大手牽小手，牽著小西瓜走到家門口。

藍家的門沒有關鎖，小西瓜突然鬆開她的手跑進去，她想進去看看藍太太的情況，於是也跟在後頭。

沒想到一進屋，整個場面就失控了……

「媽——」

先是小西瓜驚駭大叫，然後她看見藍太太爬上陽台正要往下跳，來不及多想就往前衝！

她一個飛身出去，縱身一躍，也不知道自己哪來那麼好的跳躍力和那麼大的蠻力，猛力一拉，就把藍太太從鬼門關拉回來了。

她很酷的一撲，那瞬間的爆發力啊……這時候回想起來，當時腳底一滑的感覺，她大概是踩到香蕉皮了吧。

果然啊，英雄不是人人都能當。

事實證明，小時候總是坐在地上玩泥巴，長大後也是坐著捏麵玩，現在顧著一個蚊子館，當一個偶爾追著小朋友跑，很缺乏運動細胞的蚊子館館長，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變身成神力女超人的。

不過她實在想不透，平常那麼活潑開朗的藍太太究竟是怎麼了，怎麼會……巫泥妮深深嘆一口氣。

只是還好，還好她成功拉了那一把，不然那可是一屍兩命。

嗚嗚……可是她卻悲劇了。

嗚嗚……太可怕了，嚇死泥妮了，嚇得她魂不附體，在重力加速度的重摔下，她的三魂七魄都被甩出身體，嗚呼哀哉。

巫泥妮看見地上那灘血和摔成肉泥的自己，嚇得慌忙遮住眼睛不敢看，瑟瑟發抖，並且難以置信……自己就這麼成了一縷幽魂？

嗚嗚……她真的死了？

她繼承爺爺遺志，答應了爺爺要將捏麵文化發揚光大，盡全力推廣傳統文化技藝，擦亮「巫九叔捏麵館」這塊招牌，辛辛苦苦奔走這幾年，好不容易趁著暑假檔期做出一點成績，今年蚊子終於少養了幾隻，她正磨刀霍霍要展開偉大的志

業，這下子全泡湯了？

巫泥妮嚇得雙腿發軟，六神無主地跪在地上掩臉痛哭時，忽然一道光照下來，她周圍的空間漸漸扭曲變形，景物慢慢轉化。

巫泥妮絲毫沒有察覺，直到陣陣鼾聲入耳，她從指縫間一看，眼睛瞪大了。

這……

這是哪裡啊？

轉眼間，她的魂魄居然已經飄離金星大廈，飛到不知處來了。

眼下，是一棟屋梁特得挑高、空間大得像歌劇院，以鋼骨、玻璃為主體，滿屋低調奢華的擺設，走黑與白的冰冷質感，濃厚工業風的現代別墅。

而她，還維持著雙腿發軟，半跪在地上哭泣的模樣，跪在一張貴妃椅前，錯愕地看著那個貴妃椅裡正在酣睡的男生。

巫泥妮臉上掛著兩泡眼淚，張著嘴巴，視線剛好落在一雙修長的腿上，她順著那雙長腿往上移，看見一張俊美出塵的臉龐，又看傻了眼。

入目的第一眼，她的第六感告訴她，她見過這張臉，但是枉憑她挖空了腦袋也想不起來自己在哪裡見過他。

既然她想不起來，那肯定是……

偶像劇裡竄紅的演員，或是唱紅過哪些歌曲的明星吧？

巫泥妮仔細看著這張臉，心想這個人在演藝圈一定很吃香，看他手長、腳長，又有一張偶像系的臉，模樣生得這麼好，就算沒有實力，光是臉就很有賣點，所以住得起這麼大的房子。

巫泥妮那顆愛胡思亂想的腦袋在這個時候又轉了一個彎——想到自己活了二十五年，還沒談過一場戀愛，如果這場意外是為了邂逅這個男生，感覺好像也不是這麼糟糕。

爺爺常說，絕境不可怕，絕望才糟糕，哪怕小命都沒了，她這不是精神還在嗎？所以巫泥妮還是秉持爺爺的教導，隨時隨地保持樂觀，讓希望充滿自己。

於是想著、想著，她臉紅紅，整個人輕飄飄的，兩眼發直地看著那張令人垂涎的睡臉，都沒發覺自己都飛起來了。

直到那個男生越來越小，她才驚覺自己浮在半空中，一陣手忙腳亂地揮掉腦袋裡的胡思亂想，身子才慢慢飄落到地上，回到貴妃椅前。

甩開天馬行空的幻想，巫泥妮這才想到，這棟建築物這麼現代化，看起來不像是天堂地獄有的，而且這個男生長得這麼帥，也不像是地府裡的牛頭馬面，所以她合理推測，這裡應該不是碧落黃泉。

雖然還不知道自己魂飄到何處，這個人又是誰，不過或許……她只是靈魂出竅，其實還沒死？

巫泥妮突然看著這個偶像系的男生眼睛放光，就像看見香甜誘人的起司蛋糕，忍不住吞口水。

「呃……我猜這裡是你的度假別墅，我很抱歉打擾你睡午覺，不過你現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，所以你如果聽得到我的聲音，可不可以請你舉個手？」

巫泥妮絞握著兩手，等了又等，卻半晌沒動靜。

「神啊……請祢保佑我，讓我還活著，我是好人，我是為了救人不小心滑——

「神啊，請把我剛剛說的話忘記，我重新說一次，請祢保佑我還活著，我爺爺為了保留傳統文化技藝不遺餘力，他生前向孔爺借錢蓋了全國第一座捏麵文化館，結果剛蓋好沒多久，他老人家就不幸駕鶴西歸，可憐他壯志未酬身先死，留下的債務都沒還清，累得我每個月都為了還款——

「神啊，請祢大人不計小人過，不要把我剛剛的抱怨聽進去，我是說，爺爺千里馬遇伯樂，孔爺慧眼識英雄，好心好意把錢借給爺爺，這麼多年也沒來要過半毛錢，真真是一個好人……都是我爺爺，他老人家心裡過意不去，留下遺言交代我一定要幫他還清債務，讓他能夠瞑目。臭爺爺真是太了解我了，知道我會拖拖拉拉，硬逼我發誓要我按月分期付款月月安，害我這個壓力實在是……

「神啊，我剛剛說的話全部一筆勾銷，祢就當我沒跟祢說過話好了。」巫泥妮搖搖頭，深嘆一口氣，又望著那張好看的臉發呆。

「喂……」

「喂……」

她都叨絮這麼久了，這個偶像系男子要是能聽見她說話，也早該醒了吧？

巫泥妮左等右等，看著自己的手一會兒，終於鼓起勇氣去戳他，可是人都還沒碰到，她就被一道無形的阻礙彈開了。

她困惑地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那張鼾聲連連的睡臉，無奈地起身。

山不轉路轉，她先到外面去看看好了。

巫泥妮其實很懶的，能不走就不走，能夠飄移她就絕不動腳，於是輕飄飄飛出了門去……

「怎麼這樣？」

巫泥妮望著別墅外面那座美麗的花園，白花盛開，可她從門口飄出去，神奇的事就發生了，門不是通向小頭，她一往前居然轉瞬就回到了貴妃椅前。

她不死心地連續試了好幾次，飄到都沒力了，怎麼繞都繞不出去。

嗚嗚……山不轉，路也欺負她！

話說回來，她都折騰這麼久了，這個男人還是雷打不動，照睡他的，他是睡美人轉世的嗎？

巫泥妮沒輒，坐在貴妃椅前看著那張酣睡的帥臉，看久了，兩隻手不知不覺動作起來。

她想像自己就像爺爺一樣有一雙捏麵的巧手，這時手裡捏了一塊麵團，隨便這麼一捏，眼前這張好看的臉型就捏出來了，她先掐出高高的鼻梁，再捏出那抿成一直線的薄唇，還有額前的劉海。

她勤勞的一雙手不停地捏著、捏著，捏得越來越順手，越來越興奮，嘴裡跟著哼起小曲來。

她對著眼前的模型目不轉睛，兩手突然停了一下，才繼續捏出細長的眼睛，漆黑

的眼瞳，炯炯的光亮……這雙眼睛有著迷人的神韻，只是那眼底隱隱透出來的逼人氣勢和凜然神氣到底該如何詮釋，實在很難拿捏，如果是爺爺……

哇！

「嚇……嚇死泥妮……」巫泥妮正聚精會神之際，突然有一道眸光利劍般刺來，嚇得她差點魂飛掉。

回過神來，她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人家已經醒過來，正一聲不響地盯著她看。她一陣心虛，趕忙把雙手藏到身後，滿臉漲紅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你……」心虛過後，她又突然想到什麼，看著他眼裡放光，指著他，又指向自己，由於過大的期待導致她過於緊張，指手畫腳比了半天反而沒能完整地說出一句話來。

「我看得見妳。」

巫泥妮一愣，偶像系男子簡潔的一句話直接說進她心坎裡，她咧著嘴角笑了——他看得見她，她看見了希望！

她頓時興奮地手舞足蹈，傻樂了半天才想起來要問：「你是？」

「申九。」申九逐漸清醒，看她笑得樂不可支，慢慢想起剛剛耳邊不停嗡嗡叫的聲音，眉頭皺了。

「那這裡是？」

「泰山。」申九揉了揉太陽穴，坐起身來，眼神淡淡，神色冷冷。

「泰山？」巫泥妮錯愕了一會兒，才困惑地問：「五嶽那個天下第一的泰山？」

「嗯……是五嶽那個天下第一的泰山。」申九一眼掃過她就看穿她那顆腦袋裡在想什麼，卻不急著戳穿。

巫泥妮第一個想法是——原來我飄洋過海，飛到千里之外來了。

接著，她清秀的一張臉綻放笑容，簡直比中了樂透還要樂，激動地大聲叫好，「我就知道、我就知道，好人有好報嘛，我果然還——」

「沒死」兩個字她還沒來得及說出口就被打斷了。

「東嶽泰山有天主祠和地主祠，天主管神仙，地主管魂魄，死者魂歸泰山，就是歸於地主。」申九看著那張樂上了天的臉在聽完他的話之後，瞪圓了眼睛，轉瞬呆掉的表情，這下子他心情好多了，這才撇起嘴角，「我這裡是泰山冥司府……雖然看起來像度假別墅。」

巫泥妮只來得及消化「死者魂歸泰山」、「這裡是冥司府」，其他什麼也聽不進去了。

「冥司府……那我已經、已經……」她喃喃地道，難以接受這個事實。

「妳當然是已經死了。」申九的聲音像是從冥府裡飄出來的，凍得人涼颼颼，下一句問她，「來多久了？」

「……有一會兒了。」

「怎麼不叫我？」

「叫了……好一會兒了。」

「妳那叫吵，不是叫。算了，我不小心睡著也有錯……本來有使者接引妳過來，

這幾日出了點小問題，只好讓妳自己來報到。」申九想了想，沒有派個使者去引導已經冷落了她，他又沒好口氣，其實很不應該。

他反省了一下，試著擠出職業笑容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「抱歉，讓妳久等了。」巫泥妮整個心底空空落落的，她不想絕望，但是滿懷的希望在被宣告死亡的同時早已化為泡沫，幻想破滅。

嗚嗚，原來冥界已經搞得這麼現代化，連冥司大人都住進高級別墅裡了。

嗚嗚……這算什麼？陰陽沒有分界，也沒看到奈何橋，跟她小時候看的野台戲都不一樣。

嗚嗚……欺騙她幼小的心靈好玩嗎？還她的童年來……

巫泥妮內心在哭泣，兩眼哀怨地瞅著比偶像還偶像的神靈……嗚嗚，神靈也不像神靈。

「叫什麼名字，幾歲，住哪？」申九才懶得理會她的憂愁，辦起正事來。

「巫泥妮……二十五歲，家住庄頭小鎮。」

申九掌心一攤，手中就出現巫泥妮的生死簿。

巫泥妮看著他挺直的鼻梁，看著他垂眸的俊顏，看著看著突然聽到冥司大人性感的聲音刺穿耳膜——

「香蕉皮……」

巫泥妮這時想起自己是怎麼死的，頓時窘了，整張臉大紅，揮著雙手叫停，「等、等等……冥司大人，我雖然是踩到香蕉皮滑一跤，才從金星大廈的十三樓陽台飛出去，不小心摔死，但那也是因為我救人心切才……話說我都來那麼久了，你就不能看在我陪睡了那麼久的分上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香蕉皮那一筆抹去，只留下我熱心助人、好心拉人一把的功德，讓我死得好看一點……不可以嗎？」

申九正看著她腳底下，聽她這麼一說，忍不住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一遍，頓時看她的眼神就變了。

他點了點頭，也不糾正她「陪睡」的話不能亂說，「我只是想告訴妳，妳腳底黏了香蕉皮，垃圾桶在那裡……我倒不知道妳原來是笨死的。」

人啊，就不要急著搶話。

巫泥妮怎麼也想不到那一片香蕉皮也跟著她升天了……她張著嘴巴，想咬掉自己的舌頭。

她把頭低得不能再低，默默地把被她踩爛的香蕉皮摳下來，老實地拿到角落的垃圾桶丟。

申九看她飄到老遠去丟垃圾的身影，滿意的點點頭，回頭繼續查閱生死簿，這一看就發覺不對勁了。

庄頭小鎮，二十五歲的巫泥妮，還有六十七年的壽命，怎麼會提前過來報到？

他微微一瞇眼睛，嘴裡念念有詞，掐指畫了一個圓，回溯巫泥妮死前的畫面，看完之後，頓時眉頭緊皺。

巫泥妮慢吞吞的飄回來，等著被「發落」。

「巫泥妮，你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，說你是笨死的，真沒冤枉你。」申九口氣微帶斥責，從生死簿裡得知這個丫頭原來是巫九淑的孫女，現任巫九叔捏麵館的館長，他慢慢抬起頭來，若有所思地看著她。

「我這不是為了救人嗎……我說我是冤死的才對。」巫泥妮一臉恍惚，她還在適應自己的「新身分」，沒注意到冥司大人的異樣。

申九眉一挑，深眸裡饒富興味的神采一閃而逝，對她多了一點好感，想她既然是巫九淑的孫女，又是他的傳人……或可派上用場。

「這回你倒是說對了。其實天界地界和人間一樣，善惡有報，賞罰分明，自有一套法則，萬物眾生，眾生萬念，難以掌控，神仙也難為，偶爾便會出現一些脫序的事情超出掌握範圍，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導致你壽命未終，命不該絕卻到此一遊。用尋常角度來看，這並非尋常事，說來你有此經歷實屬難得，自當珍惜，因此巫泥妮，你魂遊到此算是你我有緣，本此機緣，本尊願與你結善果，眼下送你還陽同時給你報答社會的機會，你可願意？」

巫泥妮兩隻眼睛盯著他，見他突然笑得如沐春風，一副我佛慈悲，大發善心的模樣。

本來呢，聽到自己壽命未終，她那張烏雲罩頂的小臉瞬間亮了，雙腳離地，差點要像隻快樂的小鳥兒飛起來。

但是呢，她叫巫泥妮，她可是巫九淑的孫女。

巫九淑是誰？他就是個從小到大愛用笑容把孫女騙得團團轉的老頑童。

所以，當這位外表丰神俊美，實則是陰森森、冷颼颼的冥司大人，突然一展蒙娜麗莎的微笑，用那張笑臉說了一長串正經八百的話把她繞得暈乎乎時，她還沒來得及抓到重點，就本能地倒退兩步，架起手刀，擺出防禦的架式。

「你這是……想打架？」申九這回真看不懂她這是哪一招。

巫泥妮連忙搖頭，發覺自己下意識的動作，紅著臉放下手來，卻還是一臉戒備。

「冥司大人……你說了一大堆繞來繞去的，說什麼萬物眾生，眾生萬念，難以掌控，偶爾出一些狀況什麼的，講實在話，我這個現代人聽不太懂，不過有一句話我就聽得很懂，你說我壽命未終，命不該絕，所以你要送我還陽。對吧，冥司大人？」她兩手交疊，雙眼閃閃發亮地看著他。

申九額邊的青筋浮動，睜起了眼。

曾經有個人手朝他指過來，對他說過這樣的話——

九爺啊，所謂微微一笑百媚生，天地撼動，冰雪開花，大小通吃，就連九世狐狸也要拜倒，說的便是……呃，嘿嘿嘿，我這是肺腑之言，絕無冒犯之意，失敬失敬。

所以，千百年來冷著臉的申九為了趕緊打發這孩子，難得展顏一笑，沒想到這個丫頭不吃這一套，沒把他的話當一回事，還專挑對自己有利的話聽。

申九板回了臉，想到後面還有一堆事要做，也沒心思和她慢慢周旋了。

「巫泥妮，如今庄頭小鎮陰氣沖天，尤其是那棟金星大廈藏汙納垢，陰魂不散，妳就是被藏在裡頭的小狼狗咬死的，所以我就算送妳回去，妳也難有命活。」

「小、小狼狗……你說我被小狼狗咬死……誰養的小狼狗？」

「巫泥妮，現在追究誰養的小狼狗重要嗎？」申九衝口而出，說完一愣，覺得跟著她的思緒走，還順口回答她的自己也是傻了。

巫泥妮一張小臉煞白，看著他的眼神像看著保命符，朝他衝上來，「冥司大人，你神通廣大，我、我、我……」

她還沒碰到他，神通廣大的冥司大人袖子一揮就把她擋開了。

「我剛才已經說過，天界、地界和人間一樣，自有一套法則。」看她一頭霧水，神色又開始糾結，申九嘆了口氣，配合她的生長環境，換了一套說法，「很簡單的道理，妳想想，警局就在妳家附近，妳走個五百步就到了，但是妳不可能一輩子都待在警局裡，而警察也不可能到妳家去，二十四小時只保護妳一個人，總歸妳的生命安全還是掌握在妳手裡，妳乖乖跟我配合，共同驅惡除魔，恢復庄頭小鎮的寧靜才是萬全之策。」

巫泥妮「哦」了一聲，點點頭，這回聽懂了，「你……原來你是要我給你打下手，去幫你抓小狼狗？」

她驚訝的大嚷出來，瞧見冥司大人又笑了起來，那張俊美的臉皮笑得陰森森的，表示她說對了。

這回不用他揮袖子，巫泥妮就自動退到大老遠，躲到角落去發抖。

「雖然意思相去不遠，不過妳一個女孩子說話應該要婉轉，我看妳心地良善、樂於助人，因此給妳這個機會，套一句人間的話講，這叫警民合作。」申九手指一勾，就把她從角落提回來。

「你……你在說什麼……那、那是你冥司府的工作，我不是你的手下，我不想幫你打工……不不不，我不要，你說我陽壽未盡，你本來就有責任把我送回去，說起來，我還沒死你就把我的魂勾過來，說明是你冥司府有業務過失……對對對，你剛才說的那個什麼眾生萬念，難以掌控，出現脫序的事情，就是這個意思吧？不過你放心，我不會要求補償，只要你趕緊把我……」

申九滿腦袋都在想著下一件事情，完全沒在聽她說話，只當她是蚊子在叫，他隔空取來籤桶直接塞給她。

「做什麼……」巫泥妮低頭看著懷裡多了廟裡用的那種籤桶。

「抽籤。」

她還真的傻傻抽了一支。

申九拿過來看了看，想到終於打發這丫頭，臨別之際，才慈眉善目地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。

「妳不用慌，既然來了，我也不會讓妳空手回去，現在我給妳凡人無法擋的神通，讓妳能夠憑藉捏麵技藝捏出虎虎生風、活靈活現的幻術一展身手，顯擺妳巫館長的威風。要記得我的話，回去之後再遇到那隻小狼狗跟其他鬼怪，不要再自己撲上去，把錯賴給香蕉皮了。」

他斜瞥她一眼，眼神裡寫著一個「傻」字，讓巫泥妮那張薄臉皮又是一陣通紅。

「活靈活現？你的意思是不是說，我以後能夠捏什麼就是什麼，那我捏出金子就能把債還……不不不，我才不會上當，我只是姓巫，我不是巫女，我不要神通，我才不要幫你打工……老實說我膽子很小，我家外面黑漆漆，我半夜都不敢去廁所，我哪敢去打怪，你堂堂冥司大人，欺負一個小女生……」

「巫泥妮，你說，你能夠搬出庄頭小鎮，從此放著巫九叔捏麵館不管嗎？不能吧？我也是看在巫九叔的面子上給你這個機會，你以為誰都能回去？」

「你認識我爺爺？不，不對，就算你認識我爺爺，也不能模糊焦點，我陽壽未盡——」

「所以我給你別人沒有的能力，讓你發揮善心去拯救跟你一樣無辜的人，為你的世界盡一份心力，你想想，有多少人因你而受惠？」

「就算你這麼說，但是術業有專攻，打怪這種事就不是我……等等，冥司大人，我沒答應你——」

巫泥妮被一道光束罩住，強光亮得她睜不開眼睛，慢慢失去了意識。

她叫巫泥妮，她是個沒有父母的孩子，從小就跟着爺爺身邊。

她家住在西部的庄頭小鎮上，小小的院落有個可愛的名字叫巫小屋。

她的爺爺巫九叔身懷絕技，一手快狠準的捏麵功夫出神入化，不管是大小廟宇裡的神靈、名人傳記裡的主人翁，還是十二生肖、各類飛禽走獸，甚至是路人甲的臉孔，他都能在眨眼間捏出來，讓人歎為觀止，所以經常有人來請他去表演。

還記得小時候爺爺背著她，帶她天南地北地走，趕著廟會、趕著大小慶典四處去表演，當時的熱鬧場面、掌聲和歡呼聲，直到現在都還很令她懷念，爺爺魔術般的神乎其技從來都是她的驕傲。

當時的爺爺總是摸著她的頭跟她說，傳統技藝需要傳承，文化才得以保存，他要讓更多人接觸到捏麵文化，如此他這一生就沒有白活。

她念高中時，東部熱門的旅遊景點「孔揚傳藝村」有新春活動，來請爺爺去表演。爺爺在那兒待了將近一個月，回來之後整個人樂呵呵的，嘴裡成天哼著小曲，快樂得像一隻青春小鳥。

就是那一次，爺爺遇到了他的伯樂孔爺。

這個孔爺是大人物，他是孔揚傳藝村的創辦人，跟爺爺有志一同，以保存傳統文化技藝為己任。

她聽爺爺說，孔爺是個惜才的人，在見過他的一手絕技之後，知道他想在家鄉成立捏麵文化館延續傳統，便很豪氣地給他一張空白支票，幫助他施展抱負，完成理想。

爺爺很得意的跟她說，當孔爺拿出支票時，男子漢大丈夫他也不扭捏，當場借來筆墨，大筆揮毫寫了一張欠條給孔爺，豪氣干雲的收下支票。

以前爺爺常望著巫小屋周圍那片雜草叢生的空地，和隔壁那一幢年久失修的紅磚

瓦古厝發呆。

原來爺爺腦袋裡老早就有想法，拿到孔爺的支票之後，他立刻找地主把這兩處都買下來，著手整建成全國第一座捏麵文化館。

那時候的爺爺像個年輕小伙子似的兩眼放光，笑說著他的理想，還任性地說他不用名字裡那個女性化的「淑」字，他的捏麵館直接叫做「巫九叔」，以後誰來都是他的乖姪兒。

就是從那天開始，爺爺沒日沒夜地為他遲來的青春散發熱情，燃燒生命，等著人人喊他一聲「九叔」。

但是捏麵館才完工，爺爺來不及聽人家喊他一聲九叔就累倒，再也沒下過床鋪，沒多久就走了。

從那之後，隔壁的房間空下了，巫小屋剩下她一個人住。

哦，不，還有一隻從來不下蛋的老母雞。

咕——咕咕——

養在後院那隻老母雞總在太陽出來時迫不及待地啼叫，每天早晨總是那麼精神抖擻。

巫泥妮被叫聲吵醒，眼神迷茫地看著天花板，莫名其妙地感覺到全身又酸又痛就好像被大卡車輾過一樣，腦袋又沉又重，想不起來她昨天做了什麼。

她從床上爬起來，打開窗戶，望著掛在窗口的那串風鈴發呆。

翠綠色的枝桿綴著五朵白色小花，燈籠似的鈴蘭花在晨風中搖曳出清脆的響聲。

咕——咕咕——

叮叮……噹噹……

咕——咕咕——

叮……噹噹……

巫泥妮在風鈴聲與雞啼聲中努力想讓自己清醒，迷迷糊糊地兩手抓起長髮，分成三股，編起辮子來。

她一頭烏黑的長髮又多又長，已經垂到腰間，不但洗頭髮要花很多時間，整理頭髮也是一大麻煩。

每次在這種時候，她又開始想要抱怨爺爺了。

他老人家知道她討厭麻煩，從來不肯留長髮，就逼她拿頭髮發誓，在她沒還清債務之前不准剪頭髮。

唉，為了能早日把惱人的三千煩惱絲一口氣剪短，早上多睡五分鐘，她只好努力還債了。

巫泥妮很沒形象的張著大嘴打哈欠，腦袋裡突然竄出一張臉來，那張俊美的臉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，陰森森地看著她，一個聲音緊接著響起——

萬物眾生，眾生萬念，難以掌控，神仙也難為，偶爾便會出現一些脫序的事情超出掌握範圍，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導致妳壽命未終，命不該絕卻到此一遊。

巫泥妮有如被潑了一桶冷水，整個人清醒過來，想起來了。

她接到藍太太的電話，說她突然人不舒服，沒辦法過來接小西瓜，所以她幫忙送

小西瓜回家，惡運從此開始。

她從金星大廈的十三樓摔下去，走了一趟鬼門關，遇到不講道理的冥司大人，硬塞了不可能的任務給她……

好痛！

巫泥妮狠狠掐了臉頰一把，一再看著自己的腳確實踩在地面，這才緩緩舒了口氣。
……夢。

一定是夢。

「喝！」她一個馬步，兩拳打出去，做了十幾下深蹲，再往後抬一抬腿，伸伸懶腰，甩甩腦袋，甩掉荒唐無稽的夢，再狠狠揮趕掉那張神氣俊美的笑臉，洗洗工作去。

紅旗飄揚，跟著早晨的微風在庄頭小鎮東邊那條水富巷的轉角飄盪，旗子上用大大的字體寫著「來趣捏麵樂」，上頭還有一老一少乘坐小掃把的指路圖案引導。跟著道路指標走，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園區的綠色草皮和紅瓦厝，這裡就是巫九叔捏麵館了。

館內分為三大區域，分別是展覽區、休閒遊憩區和教學區。

展覽區在紅瓦厝內，分成幾個主題，其中「巫九淑用手說故事」每一季都會更新，展示的都是巫九淑過去所留下的作品。

休閒遊憩區有室內和戶外兩部分，由一條淺淺的戲水池串聯，到處都看得到時下流行的卡通捏麵人。

教學區的 DIY 教室是一間玻璃屋，面對園區的青青草皮，視野開闊，光線充足。早晨的陽光照耀著紅瓦厝，把屋簷下那尊象徵巫九叔捏麵館的精神指標照得閃閃發亮，那是用傳統捏麵人的材料——麵粉和糯米粉，混入甘油和蜂蜜保持濕潤不乾裂，再加入顏料和防腐劑，比照小矮人的尺寸捏塑而成，是巫家祖孫兩人乘坐一支小掃把的人形塑像。

「黃伯伯早！」巫泥妮從巫小屋走過來，看老人家正在擦拭捏麵館的精神指標。

「早啊，泥妮。」

黃伯伯是館內的管理員兼雜工，每天一大早就過來開門，他會的技能包羅萬象，從園藝、水電到房屋修繕無所不包，甚至在蚊子館閒得打蚊子時，還能下廚房做包子、饅頭來解饑。

老人家矮矮瘦瘦，身子很硬朗，他就住在這條水富巷巷尾，走路就到了，他還養了一隻很愛吠叫的小黃狗。

「黃伯伯，小黃是狼犬嗎？」

「是啊，小黃是德國狼犬，不過現在還小，跟小孩子一樣吵鬧。」

「上次我看小黃叫個不停，你好像扔了一塊東西給牠，牠就乖乖坐下來了，那是什麼？」

「喔……小黃很愛啃骨頭，所以只要丟一根骨頭給牠，牠就玩到忘我了，有的時

候還會凹回窩裡去藏起來慢慢啃。」

「哈，那我下次帶骨頭去找小黃。」巫泥妮打完招呼，拿著教學材料往教學教室走去。

陽光漸漸爬升，館內的工作人員已經就位，車聲三三兩兩，慢慢多了小朋友的笑聲。

「小饅頭，你手上的麵團的確是麵粉做的，裡頭除了麵粉，還有用來增加黏性的糯米粉，有保濕作用的鹽巴、蜂蜜，我們今天用的色料也是從天然食材裡研磨出來……雖然我們今天做的是可以吃的捏麵人，不過現在才要開始做，你再把麵團往嘴巴塞，你的神奇寶貝就要缺手缺腳了……」

巫泥妮帶著一群平均年齡不到十歲的小朋友在教室裡捏麵人，課上到一半，眼睛掃過牆上的日曆鐘，她看了一下時間就轉移開，卻突然一陣困惑，有些恍惚……今天是十三號星期五？那不是昨天嗎？

巫泥妮站在小西瓜的身旁正想得出神時，小學二年級的小西瓜正好接到媽媽的電話。

他講到一半，圓嘟嘟的小臉突然抬起來，對著巫泥妮喊，「巫師……巫師……泥妮。」

小西瓜劉海剪齊，胖胖的小身子穿著藍色吊帶短褲，他叫了半天，見巫泥妮還在發呆，便扯了扯她的工作圍裙，差點把她別在裙角那枚捏麵小掃把別針扯下來，「巫師，電話，媽媽說要找妳。」

「啊……喔。」巫泥妮低頭看見小西瓜朝她晃著手機。

好熟悉的情景。

她心跳加快，拿過手機忍不住抖，「喂，藍太太……妳沒事吧？沒關係、沒關係，妳好好休息，我等會兒要出門，很順路的，一點都不麻煩。嗯……那一會兒見。」當巫泥妮和藍太太講完電話，把手機遞還給小西瓜時她又僵住了。

十三日星期五，藍太太人不舒服，打來了電話，她剛好也要到書局一趟，所以答應接送小西瓜。這和夢裡一樣的時間和場景，連對話都一樣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巫泥妮寒毛直豎，臉色發白，等到日頭刺了眼，她回過神來，仰頭看見蔚藍天空時，人已經站在庄頭小鎮東街上，到了那棟高聳的金星大廈樓下……

這條街道跟巫九叔捏麵館只隔了一條巷子，過去跟他們那條小巷一樣偏僻安靜，經過這幾年的重劃開發改建為商業大街，街道兩面蓋起高樓，一樓都是店面，如今兩條路的繁華程度相隔十萬八千里，這條街已經快成為小鎮的鬧區了。

「泥妮，泥妮……妳怎麼越走越慢，快點啊……我肚子好餓。」小西瓜一家在今年夏天搬過來，剛好碰上巫泥妮辦暑期活動到社區招生，藍太太喜歡交朋友，她很喜歡巫泥妮，所以小西瓜也和巫泥妮混得很熟。小西瓜一邊催促，一邊拉著她的手往電梯方向走。

金星大廈是這兩年才剛蓋好的，在巫泥妮的眼裡一直是嶄新明亮的一棟大樓，今天卻給她一種潮濕陰暗的感覺，她但願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祟。

「泥妮，我媽昨天包了好多水餃，有絲瓜、韭菜、高麗菜，還有牛肉咖哩和泡菜口味，妳喜不喜歡吃？留在我家一起吃好不好？」兩人踏進電梯，小西瓜嘰哩呱啦個不停。

「哦……」巫泥妮心不在焉，緊緊盯著電梯樓層的數字越爬越高，心臟越跳越快。叮……

當她看到十三的數字亮起，一瞬間有想逃的衝動，但是低頭瞥見小西瓜天真無邪的笑容，她想到藍太太人不舒服又不免擔心，最後還是跟了出去。

「門怎麼沒關……媽，我回來了。」小西瓜見大門虛掩，放開她的手跑進去。

巫泥妮站在藍家門口，彷彿是踏上時光階梯，將她帶回到昨天的場景。

如果不是夢，那這扇門後等著她的……

一想到墜樓那一幕，她手腳冰冷，僵在門口。

「媽——」

這時，巫泥妮聽到小西瓜的叫聲，等她反應過來，人已經衝到室裡了……一樣！

巫泥妮張著嘴巴，看見藍太太站在陽台上，正要往下跳。

原來那一切都是真的。

那……她到冥司府一遊，遇到那個像偶像一樣帥氣的冥司大人……那也是真的？

巫泥妮相信是真的，因為這次她不只看見藍太太，她還看見了一道黑影。

巫泥妮嚇得差點驚叫，急忙掩住嘴巴，驚恐地瞪著那道黑影像繩索似的纏繞在藍太太身上，並且正把她往下扯。

冥、冥司大人是怎麼說來著？

危急之際，巫泥妮猛拍自己的腦袋，努力回想申九的話。

妳不用慌……我給妳凡人無法擋的神通，讓妳能夠憑藉捏麵技藝捏出虎虎生風、活靈活現的幻術……要記得我的話，回去之後再遇到那隻小狼狗跟其他鬼怪不要再自己撲上去……

「住住住……住手，小狼狗！」巫泥妮顫抖的聲音拔高，指向那道黑影。

幸虧她喊得及時，陽台上已經跨出一腳的藍太太停住了，她成功的截下藍太太的危機。

眼下是暫時擋住了，但、但是……她不知道怎麼對付小狼狗啊？巫泥妮已經嚇得兩腿都抖個不停。

「黃伯伯，小黃是狼犬嗎……上次我看小黃叫個不停，你好像扔了一塊東西給牠，牠就乖乖坐下來了，那是什麼？」

「喔……小黃很愛啃骨頭，所以只要丟一根骨頭給牠，牠就玩到忘我了，有的時候還會叼回窩裡去藏起來慢慢啃。」

巫泥妮這個時候好慶幸早上和黃伯伯打招呼時多聊了幾句。

她衝到小西瓜身邊翻找他帶去上課的手提袋，從裡頭掏出她今天分給學生帶回來

玩的麵團，顫抖著雙手捏捏弄弄，勉強捏出一根看起來像狗啃過的骨頭扔出去——

「小狼狗，啃你的骨頭去！」

當她把麵團捏塑而成的骨頭扔出去那瞬間，那根骨頭金光一閃，在空中幻化成一根肉骨頭，香得肉味都飄出來了。

傑克，這真是太神奇了！萬能的冥司大人果然沒騙她，當真給了她隨手一捏就能變出真物來的本事。

威風的巫館長有點得意地看呆了一會兒，才拍拍胸口鬆一口氣，低頭看見曾經害她滑一跤的香蕉皮，小心的一腳跨過去。

人總不會笨兩回，她這回仔細避過滑一跤之險，這才喜孜孜的跑過去。

她剛要把藍太太扶下來，就看見那道綑綁在藍太太身上的黑影鬆脫，慢慢凝聚成形。

沒有意外的，先是看見頭上尖尖的耳朵出來，再來是血盆大口的嘴巴，「喀嚓」一聲就把那根骨頭給啃得無影無蹤，然後吐出長長的舌頭，滴著口水，兩道凌厲的紅光朝她掃過來，接著顯出身形。

一道暗影覆蓋，把她整個淹沒。

巫泥妮高高仰起頭顱，看清楚現形的小狼狗，她臉色慘白，腳步一顫，不由自主地往後倒退，後腳跟踩在香蕉皮上一滑！這回她沒有撲出去，卻是屁股狠狠地著地，痛得她齜牙咧嘴。

「騙……騙……申九你這個騙子——」

騙人的冥司大人，說什麼小狼狗，看看那個巨大的體型，整整有她的兩倍大，分明就是一隻大狼狗嘛！

救、救命啊——

第二章

兩個月後。

熱鬧的暑假過去了，西南氣流和鋒面卻頑固地不肯走，接連下了兩個多禮拜的特大豪雨，因著小鎮外圍急速拓展開發，事前又沒做好排水系統的完整規劃，如今後果出來了。

庄頭小鎮東街因開發而受益，卻苦了更邊緣的水富巷。

本來就很不缺水的水富巷，因為這場連續大豪雨成了嚴重災區，巫九叔捏麵館更是首當其衝。

當水淹過來的時候，巫泥妮拚命搶救爺爺所留下的作品，所幸搬得及時，爺爺的絕作得以脫險，但是館內的設施都毀在一片汪洋中，連草皮都溺死在一片泥濘裡。等到太陽出來，大水退去，整個園區一片狼藉，簡直可以直接拿來拍災難片了。巫泥妮欲哭無淚，暑假的盈收拿來貼補這場災難過後的重建都不夠，這個月要匯給孔爺的還款更別提了，她只好翻出爺爺留給她的電話號碼，打電話給孔爺，請他老人家允許她緩一緩時日。

在這個焦頭爛額的時候，偏偏還有更加黑暗的鳥事一籠筐接連著來，人家是日行

一善，她是日抓一妖……

「我呸！妳就那麼點本事想抓妖？」黑漆漆的大狼狗「喀嚓、喀嚓」啃掉巫泥妮丟過來的肉骨頭，彷彿有讀心術般，一眼看穿了她腦袋中的碎碎念。

不要懷疑，這裡是她可愛的家巫小屋，而她正在「治妖」。

被她泡在酒甕裡大醉了一場也沒事的眼鏡蛇醒來，連瞧都不想瞧她，只露出尖利的牙齒嗤了一聲。

「乳臭未乾的小丫頭，理她做啥？」這個不知哪個朝代冒出來的古代書生成天都在翻書，天天跟她要書看，還霸著她的書桌不放。

「就妳那顆鳥蛋大腦也配跟人家想東想西，妳藏得了東西？」這棵是不知活了多少歲月，在金星大廈大興土木時被連根拔起的柳樹。

現在，連柳樹都瞧不起她了。

嗚嗚……想想都犯法嗎？

不能說日抓一妖，難道要說日養一妖？

這群妖魔鬼怪，趕也趕不走，打也打不退，看她好欺負，竟通通跟著她回來。

「小丫頭片子，別把話說得如此難聽，小心引來眾怒，到時連在下都保不了妳，若非妳能投其所好，滿足所需，妳這條小命老早休矣。須知，願意跟著妳回來的都還算是良心未泯，真正的妖孽妳還沒遇上。」書生搖頭晃腦，又翻了一頁書。

「臭丫頭，別把我跟這群醜東西扯在一塊兒談，我哪裡像妖魔鬼怪了？」這株是東街開發時被剷掉的圓仔花，一天到晚都在照鏡子。

「還有比妳更像的？圓仔花不知醜……」

「收收你的口水，活像隻餓死狗……」

這株圓仔花跟大狼狗很不合，光是這兩隻妖就能把巫小屋的屋頂吵翻了。

巫泥妮趕緊把大門關起，任這群妖在屋裡打打鬧鬧，拖著沉重的步伐來到泡了水的捏麵館。

「早安，泥妮。」

「咦，呃，啊……早、早安！你今天真早。」

庄頭小鎮淹水最嚴重的是水富巷，損失最慘重的受災戶就是巫九叔捏麵館，所以鎮長的兒子呂思文親自出馬，這幾天都是一大早就過來幫忙清理垃圾。

老鎮長做完這一任就要退休了，呂思文是下一屆的準鎮長候選人，呂大帥哥年輕有為，高瘦白淨，長相斯文，是庄頭小鎮出了名的鎮草，深受婆婆媽媽們的歡迎，但是巫泥妮看見他就發抖，她其實很想跟他說……

「你……你放心，我一定投你一票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一一呃，不不不，我是說你這麼忙，每天還一大早就來幫忙，我感激不盡，實在是……我無福消受啊！」巫泥妮搓著兩隻手，頭低得不能再低，完全不敢看他，就像個在帥哥面前靦腆又害羞的小女孩。

「泥妮，妳怎麼了？我們前陣子常在社區碰面，那時妳還有說有笑，這幾天妳好像很不樂意見到我？」呂思文一臉笑笑的，見慣場面的他面對女生的臉紅無措已經是家常便飯。

「嗚……你、你不要誤會，我只是、只是……」巫泥妮不敢抬起蒼白的臉，實在是害怕貼在他肩膀上的那頭毛髮。

呂思文說的社區指的是金星大廈，他也是那裡的住戶，住在九樓。

一提到九，巫泥妮就忍不住來氣，想到了冥司府的那個騙子申九。

那個騙子說要給她凡人無法擋的神通，讓她降妖伏魔，但是啊……嗚嗚，連路邊的圓仔花、被連根拔起枯死掉的柳樹都能欺負她，鳥事沒完沒了，沒有盡頭！

她整個家都被妖怪佔據了，這會兒還來了一頭白色狐狸，緊巴巴地貼在呂思文身上，見不得任何女生多看呂大帥哥一眼。

巫泥妮不敢多看呂思文，就是感覺到這頭狐狸不像巫小屋那一屋子的小妖小魔那麼好應付，倒像是古代書生口中真正的妖孽，就憑那個騙子給她的那一點本事，她敢去招惹，恐怕下一刻就又要去見他了。

所以，最好是眼不見為淨，能閃就趕緊閃。她是這麼想的，偏偏……

「早安！」一道響亮的聲音從大門口傳來。

這人叫田小恬，是巫泥妮從小到大的玩伴，現在幫著她一起管理捏麵館，是捏麵館的副館長。

「小恬，早。」呂思文轉頭看見她一大早就精神抖擻地來上班，瞥到她身上的衣服，不知不覺笑瞇了眼。

「早……」田小恬比巫泥妮高了半個頭，不但身形修長，人也長得漂亮。她今天因為要清理垃圾的緣故，特地綁了高高的包子頭，簡單地套了一件大地色圓領衫和深色牛仔褲，她看見呂思文身上的衣服先是一愣，隨後笑了開來，「未來大鎮長，你還笑得出來？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穿情侶裝呢。」

「哈，那是我的榮幸。」

「你不怕被女朋友誤會，我還怕被你的粉絲撕裂哩。」

「我孤家寡人，也沒有那麼受歡迎，妳男朋友不追打我就好了。」

「哈，我還等你介紹呢。」

經過幾天相處，這兩個人好像看對眼了，一來一往，互相試探得很熱烈，還眉來眼去，把巫泥妮給遺忘到天邊去。

換成過去，巫泥妮可是很樂見其成，還會湊上去調侃兩句，但是此時此刻，她見巴在呂思文身上那頭毛髮因氣怒直豎，化成千根萬根銀針朝田小恬直飛而來，她嚇得雙腿發抖，牙齒打顫，在田小恬被捅成蜂窩之前，趕緊拉走她逃命去。

救命啊！

巫泥妮連頭都沒回，扯著人沒命地狂奔。

她卻沒發現，後頭兩個人還在你儂我儂，沉浸在兩人世界裡，笑得沒心沒肺，誰也沒留意到她暴衝遠去的身影。

「呼……呼……安、安全了……」

巫泥妮一口氣衝到紅瓦厝後頭的小院子才鬆開手，趴在一口古井邊喘氣。

連日大雨填滿早已乾枯的古井，有如一面水鏡照映著早晨藍藍的天空和幾朵白

雲。

巫泥妮喘了幾口氣才緩過來，眼望著倒映在水井裡的小世界慢慢漫出一團毛髮，漸漸覆蓋過藍天白雲。

她心裡直發毛，焦距移到自己的手掌心，手指還纏繞著幾根銀絲……

小恬呢？

她擔心田小恬，回頭一看，沒瞧見人影，只有狐狸影，所以說她剛才拉的是……

「小丫頭，妳真有種。」

「誤誤、誤會，一場誤會，我……我膽子最小了，真的……」那是一個銀白的影子，冷魅的聲音，巫泥妮甚至還沒看到原形就嚇得跌倒在地。

「呵呵呵……妳不過降伏一群小妖，真當自己本事通天了，敢來招惹我？」狐狸慢慢顯形。

「嗚……我真心不是要招惹妳，但、但小恬是我的好朋友，妳要傷害她，我不能見死不救……」巫泥妮跌坐在地，害怕看到齧牙咧嘴的妖怪，不想眼前出現的是長得很正的妖豔狐狸，閃花了她的眼睛。

白狐早已修練成人身，牠有一頭很長的銀白色髮絲，妖豔的臉蛋，惹火的身材，真正是一頭狐狸精。

「哇，妳長得真美！妳長得這麼美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妳又何必單戀鎮草……」巫泥妮真心想勸，卻見那頭銀白髮絲又化成針——

「啊！我、我是說修為不易，妳能修練到如此境界想必吃了不少苦，是不是、是不是好好珍惜……比較好呢？」

白狐一怔，笑了，「妳想要我放過妳朋友？」

巫泥妮眼睛盯著那頭「利器」，大氣不敢喘一聲，卻很堅定地點頭。

「那也不是不成……我喜歡呂思文那張臉皮，他長得那麼帥，我是不可能讓出去的，妳如果想保住妳那個朋友，就叫她滾邊去，別再讓我看到她。」白狐想到自己苦修多年，確實不易，這才給她另一條路走。

「呂思文也、也是……朋友。」膽小的巫泥妮這個時候頭垂得更低了，完全不敢再看她。

「哦？得寸進尺的丫頭，這麼說來妳想管閒事？」

「嗚……我也不想，可是他是好人，又幫我不少忙，妳、妳如果要害他……我也……不能不管啊。」巫泥妮承認自己就是個膽小鬼，講沒兩句話就把膽量耗掉了，她哭喪著臉，縮著肩膀商量道：「美女姊姊，妳是想要帥哥吧？那這樣好不好，妳給我一點時間，我做一個更帥的給妳，妳……妳放過他吧？」

「臭丫頭，憑妳那點伎倆也想糊弄我？我先收拾妳——」

「我知道妳收拾我很容易，既然這樣就給我一個機會啊！」巫泥妮嚇得直發抖。

「哼，要是我不滿意呢？」小丫頭實在是膽子小得讓她很沒勁。

「唉，世事豈能盡如人意？妳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能皆大歡喜的事——

這……這、這是我爺爺說的！我早就跟他說這樣行不通，吃人夠夠嘛，妳說是不是？嗚嗚，要是妳不滿意，我隨便妳處置好了……」白狐一瞪過來，巫泥妮好不

容易硬起來的骨頭就軟了，又成了卒仔。

「好吧……我今天心情還不錯，就陪妳玩玩，不過妳記住，我只給妳一次機會，一旦妳讓我不滿意，妳必死無葬身之地，妳那兩個朋友妳也不必惦記了。」

巫泥妮當然不樂意，但是來硬的她又打不過，只好盡人事聽天命。

自從去見了申九，她的世界從三次元變成四次元，一會兒樹精、一會兒狐狸精，不該看見的都看得見了。

若是爺爺那個樂天派攤上這檔事，肯定樂呵呵笑說——不錯、不錯，生活變得熱鬧滾滾，分分鐘充滿刺激，真不錯。

但是對於隨時得應付突發狀況的巫泥妮來說，她現在走到哪兒都得抱著麵團才有安全感，這哪裡是有趣，分明是烏煙瘴氣！

現在好了，就只有一次機會，古代潘安她沒見過，又沒有爺爺那麼機靈的應變能力，至於現代潘安……現在好看的帥哥都跑去當明星了。

於是，巫泥妮把她想得到的偶像明星挑了一遍，總感覺差了那麼一點點，好像沒有一個能夠達到讓這狐狸滿意的標準。

巫泥妮的小臉愁成了苦瓜，嘴裡碎碎念著又把那個偶像系冥司府騙子罵一遍，都是申九惹的禍，啊！對啊，就是他……

申九！

想到自己還曾經被那張魅力無邊的俊顏迷惑過，巫泥妮愁苦的一張臉都亮了。

申九那根本是黃金比例的完美臉型，堪稱天上天下第一帥哥的範例，保證她滿意！

多虧那時候她用手去記憶過申九的那張臉，這下子就可以捏得快一點了，哈哈哈……

「不錯啊，妳還有心情笑，我看妳一會兒怎麼哭。」看她笑得傻兮兮，白狐也笑了，她那是玩弄獵物的邪笑。

巫泥妮沒有理會她的嘲弄，專心想著申九的臉，從斜背的小袋子裡倒出麵團和工具，坐在古井旁的矮石桌椅，聚精會神地捏塑起來。

白狐瞇著利眸，嘴角勾著一抹興味的笑容，看這個蠢直的傻子，等著層層剝下她的皮。

等著、等著……

「好了沒有？」

日頭漸漸高升，巫泥妮頭也不抬，雙手捏捏弄弄，不放過每一個小細節。

「還沒有……妳別催我，我還沒來得及學會我爺爺的『巫九淑神捏手』他老人家就去了極樂世界，但我到底是他的孫女，骨子裡也有他的基因，妳相信我，我雖是慢工出細活的擁護者，可只要妳給我時間，我就能給妳一個天下無雙的美男子，包管妳滿意，再耐心等等。」

白狐從頭到尾就是在玩她，等著看她哭，等著她求饒，等著處置她，左等右等，卻等來一個當自己出來玩的笨蛋，死到臨頭還樂呵著一張笑臉，捏麵團捏到忘我不說，嘴裡還哼起歌來，終於把白狐給惹毛了。

「找死！」

巫泥妮抬起頭，眼見一頭狐狸毛甩過來就要穿透她的身體，她急急忙忙把捏好的申九捏麵人丟出去。

「哇啊——好、好了啦！」

咻——一個完美的拋物線，在陽光底下一閃，來不及降落，只聽砰地一聲，火光四射，照得整個後院光芒萬丈，刺得巫泥妮睜不開眼。

她就那麼一眨眼，只聽一個爆裂聲響起，緊接著是白狐淒厲慘烈的驚叫聲，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等她張開眼睛，眼前是秋風落葉，古井還是古井，四周還是那片大雨過後的狼藉，白狐的毛影不見了，而小院子多添了一道美麗的風景。

「巫泥妮，妳在搞什麼，連這種小妖都解決不了，還敢拿我來祭妖，妳膽子肥了？」這是申九，目測身高一百八十九公分，體重七十九公斤，深邃眼睛配上精緻五官，全身上下只有一件黑色長褲，脖子以下是精壯的肌肉，一副「叔叔有練過」的好體格，從頭到腳無一處不完美，簡直就是會走路的雕像。

巫泥妮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把他從頭看到腳，特別是那壯猛的六塊肌，看得她口水差點滴下來。

「我在跟妳說話，妳眼睛在看哪裡？」申九瞪著她。

「啊？你不覺得我很厲害嗎？我居然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內，仿造真身捏出這麼活靈活現的模樣，呵呵呵，我就知道我有一雙堪比神技的巧手，我只是大器晚成，這下爺爺的捏麵館有希望了。」巫泥妮忍不住搖頭讚嘆，努力佩服自己。

申九睜起眼睛，看她一邊說，一邊靠過來，兩手摸上來就亂抓一通，嘴裡還胡言亂語著——

「哇……還熱呼呼的，會跳動呢，我長這麼大還沒捏過猛男的腹肌呢，我本來沒有把握，為了保住這條小命硬著頭皮捏，結果你瞧瞧這胸肌、腹肌，這個腰身，還有這張臉，全身上下都是黃金比例，完美無瑕疵。

「果然人在危難之時發揮出來的潛力無極限，事實證明我就是有這方面的天賦和才能，再這樣下去，我早晚會把爺爺比下去，這可怎麼辦才好？你說我以後是不是乾脆專攻猛男這一塊，說不定就此成為全國第一個猛男神捏手……可要是吸引來太多小女生，把捏麵館擠得水洩不通，還得開分館來應付，那不累死我自己？我也不過是想把爺爺的債還清而已……」

八字都沒一撇的事，她作一場白日夢都能空想到眉頭糾結，自尋煩惱的地步，這個申九可以不理她，但是她兩隻手不停在他身上摸來摸去，還妄想要抱他……

申九扣住她的手，順勢一推，她整個人就往後飛了。

幸虧巫泥妮有準備，踉蹌跌了幾步，趕緊抱住老榕樹才沒被他給打飛。

申九一個彈指，一件黑色衣服披上身，把自己裹得密實。

「妳在誰面前裝瘋賣傻，可想清楚了？」連他的豆腐也敢吃，這個丫頭當真吃了熊心豹子膽。

「這叫公平正義，你叫我幫你打工，也沒得到我的同意啊。」巫泥妮嘆了一口氣，

「爺爺說，要訓練一雙神手，手感很重要，舉凡遇到能把實體摸上一摸的機會，走過、路過都不要錯過，我長這麼大還沒摸過猛男的肌肉，試一試總不會錯。那你……你就當作付我打工費，算兩清了。」

巫泥妮承認自己有點小迷糊，但也沒笨到連眼前這位是貨真價實的冥司大人都認不出來的地步。

就算認不出來，她左右看一看也看得出來。

不然，憑她捏出來的申九能夠一招就解決白狐嗎？

她若有這種通天本領，老早捏出十個八個申九候著了，還輪得到那一屋子妖魔鬼怪囂張。

「白狐呢？」

「滅了。」

「哇，你這麼厲害就早點出來啊。」

申九當作沒聽到她的抱怨，一眼瞪過去，恰好這個時候陽光照射到她的臉，小太陽有如照妖鏡，讓他看得吃驚不已。

「妳怎麼這副鬼樣子？」

在申九的印象中，兩個月前見過的巫泥妮只是瘦了一點，臉色略顯蒼白，不過眼神靈亮，模樣還算可愛討喜。

但是眼前的丫頭，憔悴成面黃肌瘦、營養不良的鬼模樣不說，頭髮乾粗得像稻草，還隱隱飄出一股幾天沒洗的油餽味，彷彿成了枯萎的花朵，全然沒了初見的神采。申九的驚駭全都寫在臉上，且他那被嚇到的表情實在……太老實了。

這個申九是什麼人？他是見慣了妖魔鬼怪的冥司大人啊。

巫泥妮眼見連冥司府出來的申九都被她的模樣嚇著，小心靈徹底受傷，小臉垮下來，一口怨氣全冒上來。

「你你你……騙我說是小狼狗，跑出來卻是一隻大狼狗，那隻大狼狗還怪我捏出來的骨頭一點都不香，我連續丟了一百根啊……嗚嗚嗚，捏到我手都快廢了，你給我那什麼凡人無法擋的神通，根本就是騙小孩子的玩意！凡人看不到，鬼怪也擋不了，一點都不管用……如果只有一隻狗，我還不跟你計較，還有眼鏡蛇、柳樹精、花精，古代書生……」

「我這兩個月來過的是什麼鬼日子，把我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你還來傷害我脆弱的心靈！我是如花似玉的少女啊，你一個見過大風大浪的冥司大人，還用那種驚恐的表情盯著我看，我的人生還有希望嗎……我不過是一個平凡人，你讓我的彩色人生瞬間褪成黑白，你知道一個平凡人重建自信心要花多久的時間，你怎麼可以這樣……」

申九也不過是脫口一句，這個丫頭碎念了上百句還停不下來，他轉頭看著一個方向，指著那裡問她——

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哪裡？」巫泥妮轉頭一看，「哦……那是巫小屋，我家啊。」

申九看著巫小屋的上空妖氣沖天，陰氣森重，低頭瞪著她，結了一個手印，他打

算施展移形換位過去一探究竟，順勢把一群妖孽一網打盡。

巫泥妮看看他冷冰冰的臉，再看看他忽動忽停的手指，然後和他大眼瞪小眼，瞪了好一會兒。

申九結了手印卻沒有半點反應，他頓了頓，想了一下，可能是他打破結界下來，又一口氣滅掉那隻千年狐狸精，真氣損耗過度，導致法力暫時失靈。

「你那個……是施什麼法？」巫泥妮看他好像在玩翻花繩的遊戲，等了老半天都沒有動靜，不知道他在做什麼，便指著他的手勢問。

申九冷冷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，淡定地放下手來，沒有理會她，跨步往巫小屋走去。

「等等，你那個法術莫非是傳說中的騰雲駕霧，一瞬間飛越千里，你想逃……哇——你好小人！」

人家說「請神容易送神難」，巫泥妮剛好相反，她就怕這尊大神走得容易再來難。她踩著滿地泥濘，一路小跑步追著申九從紅瓦厝的小院子回到巫小屋。

她跑得氣喘吁吁，拐進庭院的當口，走路像風一樣的申九也不說一聲就突然停下來，她沒能即時停住腳步，直接撞到他的後背，差點就把鼻子撞歪了。

申九看著掛在窗口的風鈴。

叮噹噹噹——清脆悅耳的響聲突然變成一陣刺耳的凌亂急催。

原來是幾隻小妖感應到來自申九那股強大氣勢的威脅，嚇得紛紛從門口、窗口飛出來，各自逃命去，一下子就溜得無影無蹤。

申九站在庭院，眼見妖氣亂竄，從屋裡奔逃而出，簡直難以置信，回頭瞪她，「妳可真出息，我叫妳抓妖，妳倒養了一屋子妖孽！」

「那是我人緣好，在你眼裡，我是一副鬼樣子，但這副鬼樣子興許正對了他們的胃口，說不定在他們眼裡，我看起來美若天仙呢。」巫泥妮摸著碰痛的鼻子，小鼻子小眼睛的算著剛才的帳。

申九皺起眉頭，抬手一掌朝她的額頭拍下去，痛打她一下當作教訓。

「啊！冥司大人打人……」巫泥妮一下子摸鼻子一下子摸額頭，心情更差了，自從遇見他就沒好事。

「別動。」受限於法力減退，申九只好用手掌貼著她的額心，觸摸她的意識，看看她回來這兩個月都做了些什麼好事。

巫泥妮看著他的手，感覺到來自掌心的熱度，有如電流通過全身神經，暖暖的，通體舒暢。

她仰頭往上看，看到完美零死角的一張俊顏，這麼近距離接觸實在是會令人不由自主的臉紅，少女心小鹿亂撞，忍不住就想到……剛才白狐有否看到這張臉？白狐一秒被打敗，究竟是被冥司大人的實力打敗，還是被這張媲美偶像的俊臉打敗呢，她實在是很好奇……

痛！

「啊……你又打我！」巫泥妮正在走神，額心又吃了一記。

申九瞪著她，既被她在這種時候還能胡思亂想打敗，也被她養出一屋子妖孽的過

程徹底打敗。

「都說老王賣瓜自賣自誇，巫九淑把妳誇上天，原來誇的是自己的血脈，我看他一點都不了解自己的孫女是什麼德行……給妳神通，妳亂搞一通，妳能這麼廢，也真是讓我大開眼界。」

「嗚，爺爺，想不到你上天下地的誇我，不過你要挑對象啊。」巫泥妮兩手合掌，往天邊拜了拜，跟爺爺碎念完，斜眼看向申九，「我老早就跟你說過，我不敢抓妖，可是你不聽我說。我賣命為你打工，為了讓他們不出去害人，連屋子都讓出去了……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？」

「妳不敢滅妖，也不必去餵妖，嫌命太長？還敢討功勞！」申九說著，一個「恨鐵不成鋼」的眼神也掃了過來。

「佛說不可殺生，我怎麼能夠造孽？我這叫以物剋物，想辦法共生共存——哇！冥司打……大人……」巫泥妮轉著腦袋在鬼扯她的大道理，嘴皮子都還沒磨完，看申九的拳頭緊握得都能捏出汁來，還朝她揮過來，她差點衝口而出的「冥司打人」趕緊改口成「冥司大人」。

「修法有正道，養妖成魔，將來會危害眾生，妳是非不分，助紂為虐，才是真正造孽。」

巫泥妮被他那「朽木不可雕也」的眼神瞪得低下頭，「你還說……僅僅憑你給我的那一點神通，連路邊的圓仔花都跑來嘲笑我，我這不是因為打不過，又不能放任……才退而求其次地選擇協商嗎？」

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，我僅能給妳法力，不可能給妳卓越的天賦才能改變妳的資質，讓妳一飛沖天，天底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。巫館長，巫九淑那麼賣力誇妳，妳又扛著巫九叔捏麵館的招牌，頂著他的位置，妳卻連他的衣角都摸不著，妳還振振有詞，理直氣壯，半瓶醋響得比風鈴還響亮，妳也真出息。」申九一根手指戳在巫泥妮的腦門上，若有所思的目光繞過她，從屋簷下那串風鈴轉向屋裡頭。

巫泥妮本來想要繼續搬出「術業有專攻，打怪就不是她的專業」這一套說法來，可聽他這麼說，意思是她打不過妖怪跟她的專業有關？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如果我有爺爺的神快手，就能夠把法力發揮到極致？」

「巫九淑有『千手觀音』的神技，還有靈活的腦袋，精準的判斷能力，且他思路清晰、是非分明，光這兩點就足夠把妳甩到天邊去了。」申九兩手背在身後，掃她一眼。

「我爺爺那是一般人嗎？他是天縱奇才，百年才有一個。」巫泥妮想爺爺了，她嘆了口氣，「我就是凡人一個，比不上爺爺的一根手指頭，那是理所當然的。」

「好孩子，妳總算還有自知之明，不過妳勝在年紀輕，好好磨練，將來大有可為，也別太氣餒。」申九摸摸她的頭，看著日漸高升，嘴裡念訣，結手印。

巫泥妮一聽到他的安慰就發現不對勁，果然馬上就見他有動作。這回她眼睛特別尖，動作特別快，他才掐起手指，她就撲上來抓住了。

「……做什麼？」申九深邃的眼神迷濛得有點無辜。

「冥司大人，你想做什麼？」巫泥妮咬著牙齒的聲音陰森森的，看著他的眼睛瞪成鬥雞眼。

申九微微一笑，表情特別真誠地說：「這裡留有我的氣息，暫時不會有妖魔接近，我有急事先走一步，妳不必送。」

他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扳開，她又一根一根的抓上來，比八爪章魚還纏人。

「你你你……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！」

巫泥妮一見他這個笑容就知道沒好事，被她逮個正著，他居然還想一走了之！

「只有這裡不敢靠近有什麼用？我又不能成天躲在屋裡頭，我那間蚊子館怎麼辦啊？你既然來了，就趕緊把整個庄頭小鎮的妖魔鬼怪都掃光啊！」她急得跳腳。申九陷入沉默，沉吟了一會兒，手指向她的屋子。

「妳瞧。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巫泥妮狐疑地看一眼他冷幽幽的眼睛，順著他的手回過頭去。

「我還沒進去，一群小妖只嗅到我的氣息就溜了，這就跟妳要求警察把小偷抓光是一樣的道理，妳說世上的小偷抓得完嗎？」申九「開導」她的同時，趁機掃開她的手，順利結手印。

巫泥妮兩隻手中剩下空氣，這才發現又一次被狡猾的冥司大人給耍了。

「申九——」

發覺上當，她急得哇哇叫。

他這一走，她又得回到烏煙瘴氣的生活，她不要啊！